

這兩天我們在講席當中節錄清涼大師《華嚴經》的疏鈔，特別強調「發菩提心」，尤其是「大悲心」的重要。

前天我們將重點放在聽經上，聽經是很大的功德，昨天我們將重點放在講經上，說、聽的功德利益無量無邊，一般人不知道事實真相，所以往往把這樁事情疏忽了，這種殊勝的功德利益對自己來講就是密集的薰習。佛法，特別是法相宗，實際上任何一個宗派都沒有例外的，非常著重薰習，在阿賴耶識裡頭薰習成種，經上給我們講佛種從緣生，緣就是薰習成就的。眾生所以不能成就就是他沒有這個機緣，即使有這個機緣，它非常的緩慢，這是他不能在一個階段、在一生當中有顯著的效果、成就，道理就在此地。

我看了前面兩屆你們同學編的特刊，這個本子傳到台灣，大家有一個感觸，就是覺得在新加坡這三個月，好像勝過諸位過去在佛學院三年、四年，你們說這些話我相信，你們有這種感觸也是正常的，可是你要曉得這究竟是什麼道理，道理就是密集的薰修，就這麼一樁事情。因為你在佛學院裡面三年或者四年，你有幾十門功課，而且是摻雜在一起分配，薰修的力量就沒有了。譬如第一堂講《金剛經》，第二堂教唯識論，第三堂又換了，那個剛剛薰習一個小時，馬上到第二個小時的時候又來個新的東西，這就像現在一般學校上課，那個東西累死人，收不到效果。我跟很多辦佛學院的這些負責人曾經交談過，我不贊成這個方法，我說同樣這麼多課程可以改一個方法，你的成就決定不像現在這個樣子。

譬如有二十門功課，二十門功課怎麼上法？一門一門的上，這一門功課可以上兩個月，那一門功課長的上三個月，我一個學期只

學個一門、兩門，而且學習的時候決定是一門深入。一個學期四個月，前面兩個月學一樣東西，這一樣東西學完了，後面兩個月又學一樣東西，兩個月整個精神力量集中在一點，那效果完全不同。同樣的，譬如三年六個學期，如果你有十二門功課，你這樣分配，那個效果跟交叉在裡面完全不相同，道理在此地，這就是薰修，你真正懂得薰修的這個意義，薰修的這個力量。

我們這個地方大家所能夠體會出來就是三個月集中在一樣東西，這麼多同學大家一起在做，每個人都再講一遍，熟悉一遍，你三個月當中，像《無量壽經》，你們今天十八個人，縱然不能說薰習十八遍，至少有薰習十遍，短短一百天的時間，這麼多人把這部經反覆研究討論搞個十遍，這還得了！不是別的訣竅，是方法不一樣。你們懂得這個方法，你自己修學進步會很快速，你將來教學也有一套辦法，決定是一門深入，一門沒有圓滿決定不搞第二門，我們在台中跟李老師學講經，他的要求就是這一點。他這一本東西，你一定在大座講過一遍才算學成功，你沒有從大座從頭到尾把這部經講過一遍，這部經你沒有學完，你不能學第二部，他的標準在此地，一定要逼著你上臺面對大眾。

昨天下午我到張居士家裡面去看看，他們有個念佛堂，環境不錯。裡面兩位指導教授，我勸他們出來講經，他說「不行，這個經要講錯背因果」，這句話講得沒錯。昨天晚上我們正好也講到這一段，如果你沒有證果，你沒有契入佛的境界，你講佛經哪有不講錯的道理？可是要等到我們證果才出來講經，這個世界沒有人講經，佛法就斷滅了，這還得了！所以李炳老那是真實智慧，開班教學，有學問的人都怕背因果，找沒學問的人來，這些人懵懵懂懂都不知道，把這些人拉來教他講經，用這個來拋磚引玉，所以現在在台灣很多大學教授講經，很平常，很多，比出家人多。但是教給你一個

方法，你就不會錯，所以李老師說我們不是講經，經哪裡會懂？講註解。一部經至少都有十幾種註解，十幾種註解搬來找淺顯一點的，我們能看得懂的，找這種註解來參考，講註。註解雖然都是文言文寫的，總是很淺顯的，不會很深的文字，因為弘法的法師都是用最淺顯的文字希望大家都能懂得，所以他不會有什麼很深的文字，經典註疏裡比較深的文字的確是不多。我們去讀，看得懂的那一部分我們就講，看不懂的不講，我們念過去就好了，念沒錯，這是他教給我們的方法。

一門深入，一門就是修定，你的心確實安住在三昧之中。你學這一樣東西，你天天想的、天天念的就這一樣東西，所以他能夠深入，久而久之，不知不覺的，三昧現前，用現在簡單的話說，你的心就逐漸逐漸自然清淨了，你妄想少了，煩惱少了，煩惱少了，相對的，煩惱就是智慧，智慧就多了，它是一體不是二體，所以轉煩惱成菩提，煩惱輕菩提長，煩惱長菩提就少了，這是一體兩面。智慧開了之後，你再看經文就有悟處，甚至於古人沒有悟到的地方你能悟到。如果不把煩惱捨棄、放下，這個東西永遠是障礙，證果沒希望，開悟也沒指望，我們要有很大的警惕，一定要能放下要能捨。

我學佛教我放下是第一天，第一天正式接觸佛法見章嘉大師，這是佛門的一位大德，頭一天見面，我就向他請教，那個時候我接觸佛經一個月，我這個機會很殊勝，我開始看佛經一個月就有一位朋友介紹我認識章嘉大師。見面我就向他請教，我說「我現在知道佛法好，非常殊勝，但是我向大師請教，有沒有什麼方法讓我一下就能入進去？」我提出這個問題。他的教學法跟一般人不一樣，你提出問題，一般人馬上就給你詳細解答，他不是的。那一天他的小客廳只有四個人，大師一個，另外兩個人陪我去的，四個人，他老

人家就像入定一樣，坐在那裡如如不動，眼睛看著我看了半個小時，一句話不說，這個教學法高明，為什麼？叫你整個定下來，然後來接受，你一生永遠不會忘記。章嘉大師說話不多，真的「那伽常在定，無有不定時」，你看他行住坐臥都在定中，一舉一動真是穩如泰山，我一生當中只見到這麼一個人，那不是普通人物。我見他的時候，他有六十多歲，大概六十三、四歲的樣子。

過了半個鐘點，我們用心在聽，豎著耳朵在聽，在等著，等了半個鐘點的時候才等到一個字，「有」，說了一個字之後又不說話了，我們又在那裡等他下面的話，這個時間比較短，大概五分鐘，慢吞吞的給我說了六個字，「看得破，放得下」，沒有我這麼快，他說話速度很慢，所以頭一天他教給我的就是「看得破，放得下」。這兩句話說出來的時候，我們聽到好像懂得，不太深，要看破，要放下。我接著就問了，「放下從哪裡下手？」他老人家至少又叫我等十五分鐘，給我說兩個字，「布施」。布施好難，我們那時候待遇很薄，要叫我們修布施真的是不容易。所以頭一天跟他見面大概將近一、兩個小時，就談這麼幾句話，這幾句話就影響我一輩子。我向他辭行，他老人家送我到門口，到大門口他拍我肩膀告訴我，「我今天告訴你六個字，你好好的去做六年」，叫我去做六年。他的氣氛的確是不相同，真有很強的攝受力，我們就真聽話，回去就真幹，難捨能捨，六年就真有感應，好像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自己預先一、兩個月之前就有預感，這個是一定要「做」。

智慧真的是本有的，不是從外面來的，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德能就是被煩惱習氣蓋覆住，你要不能把習氣淘汰、把煩惱捨棄，你的智慧從哪裡開？決定不是讀得多、聽得多就開智慧，那是常識不是智慧。智慧從內心裡面就像泉水一樣湧出來的，那個才叫真正智慧，決定不是記問之學。不斷煩惱，記問之學可以做到，智慧是完

全做不到，所以心地清淨多麼重要，這真的叫自受用。

心地清淨之後，心地清淨是定，這是講經說法的理體，可是還要有福，福就是跟一切眾生結緣，否則的話，成了佛，成了佛那講經說法還有什麼問題？雖然沒有問題，沒人聽，為什麼？跟大眾沒有緣，佛不度無緣之人。你跟眾生沒有緣，你講得再好，他不來聽，這就無可奈何。你們在經上看到釋迦牟尼佛舉的例子，城東老母，跟釋迦牟尼佛就沒有緣，見到佛來，掉頭就跑掉了，佛有神通化身，四面八方都有釋迦牟尼佛，她跑不掉，結果蒙著頭大哭，看也不看一眼，這說明沒有緣。佛叫舍利弗去度她，她跟舍利弗有緣，見到舍利弗就歡喜。所以你跟眾生不結緣怎麼行？

你們曉得我在中國的緣很好，緣是結的，結的法緣。從一九八四年開始，宏勛法師找我，我在香港講經，他特地來看我，來要求，他說：文化大革命之後，佛教的經書、佛像破壞太多了，現在非常缺乏。他知道我有一個基金會，希望我幫他忙。我說：東西怎麼送進去？他說：那個沒有問題。他跟樸老關係非常好，可以從樸老拿到批文，以正式的手續進去。我說：那好，我一定幫你忙。我說：你要多少？他說：多多益善。所以從那個時候起，我們所印的經書，印出來之後就有一半送大陸。我們印一萬冊一定有五千冊送大陸，另外五千冊在海外各地方流通，所以每年都送幾百箱。從八四年到現在，我最保守的估計，送到大陸總有幾千萬冊書，這大陸太大了，幾千萬才去馬上就不見了。所以這個緣是這麼結的。

人家供養我的錢財，我是一分錢沒有用處，沒有用錢的地方。我在台北，連現在叫計程車，送到的時候計程車都不要我的錢，十次叫車差不多就有三、四次計程車不收錢。他們看電視、聽廣播，我不認識他，他認識我，在電視上看過我，這個情形就愈來愈多了。我到哪裡去吃飯，素菜館學佛的人都很多，我們要去付錢的時候

，「有人給你付過了，法師」。沒有用錢的地方，所有這些錢我不敢要，我不搞這些東西，統統印經書布施，修法布施，現在做CD、做錄音帶，做這些東西，我這個錢是這麼用處的。統統把它用光了，心裡沒事，乾乾淨淨。

我在外面法緣好，過去演培法師想跟我學，他特別為這個事情請我吃飯，他說：你的法緣很殊勝，你能不能教教我？我說：沒有別的，布施。我到一個地方去講經，我人沒有到，結緣的東西已經堆積一大堆。你們今天在居士林看到的是少分，我到這邊來講經的時候，你們再來看的時候，結緣的東西堆積如山，每個人都是盡量拿，沒有限制的，你能拿多少都拿去，你拿去賣也是好事情，他可以賺錢，買的人也可以讀經，那有什麼壞事情？不要怕，廣結法緣。如果你的東西擺在那裡還要賣錢，後頭還「版權所有，翻印必究」，你的法緣從哪來？你當然沒有法緣。所以你要知道「捨得」，你肯捨，後面就能得，你捨財得財，捨法得法，捨什麼得什麼；你不肯捨，你永遠不可能得，你就沒的得的，所以要肯捨，歡喜捨，佛教導我們真的句句都是實話。

我們出家了，這是十方來的，十方馬上就去了，這就捨掉了。本身還要捨，捨什麼？捨體力、捨時間、捨精力，我們用這個布施大眾。我們修行、研教、講經需要體力、時間、精神，為什麼？為把佛法推薦介紹給一切大眾，所以我們的時間、精力、體力都在布施，這叫「內財布施」。為一切大眾服務，只管去做，不要害怕，怕的是體力不夠，不要怕，不在乎這兒，佛菩薩加持。這個身體不是我的，我沒有這個身體，身體是佛菩薩的，佛菩薩要教化眾生，這個東西是工具。固然不可以任意糟蹋這個身體，但是決定不要太愛惜這個身體，太愛惜這個身體，增長身見，見思煩惱頭一個，死了還做守屍鬼，不肯離開身體就變成守屍鬼，太愛惜身體了，所以

對於身體不必去愛惜它，但是不能去糟蹋它，一定得到三寶加持。所以真正學佛人、真正發菩提心的人，他的體質跟一般普通人決定不一樣。

我們跟李炳南老居士，李老居士九十五歲沒有侍者，沒有人伺候他，他一生是一個人，燒飯洗衣服幹什麼都自己來，他住的房子不大，大概差不多就是有我們這一間這麼大的樣子，除了房間不算就是這麼大一塊地方，小，整理方便，清潔方便。九十五歲沒有人伺候，一生真是全部的奉獻，生活非常簡單，日中一食，所以我們看到不能不佩服。出家人還享受，三、四十歲做一個廟裡的方丈住持都有侍者，好多人伺候他。李炳老一生為佛法這樣奉獻，沒有人照顧，人家想照顧他拒絕，這就是做出一個好樣子來給我們看。他雖然沒有出家，那個生活跟出家人沒有兩樣，完全一樣，只是沒穿和家人衣服，他的頭也剃光了。所以他不做出一個好樣子來給我們看，我們雖然跟他學，學得都不踏實，「你講得沒錯，你沒有做到」，他是真做到了，做出個樣子給我們看，我們心服口服沒話說。

發心弘法利生，我們自己要學文言文，這一點很重要，我們能夠看得懂文言文，不必學著寫，有這個能力就可以。文言文修學的方法沒有別的，就是背誦，你能夠背誦五十篇古文，《古文觀止》就非常好，那是歷代好的文章代表作精選出來的，三百多篇，你能在裡面選個五十篇，能夠念到會背誦，你閱讀文言文就沒問題了，文字障礙你就突破了。這個事情在你們年輕人不難，你們要懂得，那以後的成就不可思議，不可限量。你一個星期背一篇，五十個星期也不過一年，你一年就把這個基礎完成了，這一點很重要。花一年的時間打下這個基礎，然後我們看古人的註解，這文字障礙沒有了。

我們講經，實在講我們煩惱沒斷，智慧沒有開，李炳老這個方

法很好，講註，選擇古人的註子，觀察眾生的根性（觀機），看當前的需要，就很好。我們選擇的註解，選就近的，不要選太遠，太遠，他們的時代背景與現在差距很大，所以我們選什麼人註解？選清朝的，選明清的，比較近一點。以前的東西可以做參考，因為裡面很多原理原則是不變的，可以用的。明清的東西距離我們近，民國初年這幾位大師有些東西可以看，沒有問題，像諦閑法師的、倓虛法師的，禪宗像虛雲老和尚，圓瑛法師的、寶靜法師的都不錯，寶靜是倓虛的同學，他也是諦閑的學生。這些人真正有修行，證果我們不敢講，真有修，他真的心得、有見地，值得我們做參考。

最重要的就是一門，這就是師承。現代人裡面我們找不到老師，找古人。如果我們講《楞嚴經》依圓瑛法師的《講義》來講，那就是圓瑛法師有了師承。圓瑛法師的《講義》差不多百分之四十是依交光法師的《正脈》，所以我們看他的《講義》就曉得他也是依古人的，他在這上面真正是用了心。序文裡頭說得很清楚，他二十五歲就開始學習《楞嚴》，一生真是鍥而不捨，一生的功力在《楞嚴經》上，最後完成《楞嚴經講義》，他已經七十多歲了，所以他真修行，他真的心得。所以民初這些大家是可以做參考的。居士當中像江味農居士，一生就搞一部《金剛經》，《講義》完成之後，那是《金剛經》註解的權威，二十多年搞一樣會變成專家。周止菴居士也是一生的經歷，差不多三十多年專門搞一部《心經》，他是《心經》的權威，那沒有話說的，《心經詮注》。自古至今註解《心經》的有幾百家，你展開來看看，他的東西最詳細、最圓滿，讀他的東西，哪一家的註解都可以不必看了，為什麼？全都集中在那裡，他是集大成。這都是給我們做好樣子，都是菩薩現居士身。

你要想成就的時候，一門深入，每個人學一樣，將來各個都是專家，各個都是佛菩薩再來，這個話都是真的不是假的。你雖然現



在不是佛菩薩再來，你真正發心學佛菩薩，你就變成佛菩薩再來了。我們這是業力之身，業力轉變成願力，不必等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再來再轉，現在就可以轉，哪要費那麼大勁？現在就可以轉。你要是一生專攻《無量壽經》，專講《無量壽經》，你將《無量壽經》講一百遍、兩百遍，你不是無量壽佛誰是無量壽佛？你一生專講《彌陀經》，講個一百遍、兩百遍，你就是阿彌陀佛。你專講《普門品》，你就是觀音菩薩。不要搞得太多，太多了什麼都不是，就錯了。你專攻一樣，全世界的人想聽《無量壽經》一定請無量壽佛來講，別人講他不相信，無量壽佛來講他相信，想聽《普門品》請觀音菩薩來講，現在交通便捷，環球不過二十四小時。

所以我奉勸諸位要發心做專家，不要做通家，通家不容易，做專家，專攻一門，這一門就是你的專長。像楞嚴會上二十五圓通各個第一，沒有第二的，你是《無量壽經》第一，你是《阿彌陀經》第一，你是《地藏經》第一，他是《金剛經》第一，各個都是第一，沒有第二，這樣一來如果有三千人的話，就有一部活大藏經在世界上了，這個有意義，現在實在講是可以做得到不是做不到。雖然一經通一切經通，一切經通，人家要請那一部經，我們也要特別推薦介紹，不必說我也行，我不比他差，我們要做示範給人看，讓後人學習。實在講善財童子何必五十三參，一位善知識就夠了，那五十三門，那一位善知識門門都通，為什麼他不講而介紹給別人，道理在此地，讓後人學習一門深入，主要用意在此地，不是他不通，樣樣都通。

釋迦牟尼佛十大弟子代表十種不同的德能，難道舍利弗有智慧沒神通？舍利弗的神通不亞於目犍連，為什麼講神通一定要用目犍連代表？專長，表一門深入，教人這個意思。目犍連神通第一，目犍連沒智慧嗎？目犍連的智慧也不亞於舍利弗，就是這麼個道理，

這才是真正好的表演示範，我們懂得這個深義，如來的密義，這樣才能教導人。如果人能從這裡體會到，認識了，才曉得一門深入，這樣才能教化眾生，才能把佛法發揚光大，真正做到整個世界的消災免難，幫助世界安定祥和，人人都能過幸福的生活，那我們這一生犧牲奉獻就有價值、有意義，無論受什麼樣辛苦也非常快樂。

李炳老那種生活別人看起來是很苦的生活，你看他一天到晚非常快樂，見到任何一個人都笑咪咪的，他活得幸福，他真正過得有意義，一生沒空過，有價值、有意義。真正為社會、為大眾、為佛法，做到他自己本分應當做的事情，做得很圓滿，這個就是快樂。